

中日甲午海戰史論集

鄭守正
著

中日甲午海戰史論集

鄭守正 著

2002·鞍山



作者近照



作者与夫人合影

证 书

郑守正 郑玲 同志：

您撰写的《“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一文，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征文评奖活动中，被评为二等奖。

特发此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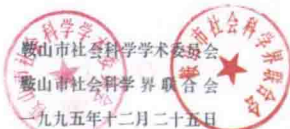


证 书

郑守正 同志：

您撰写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方伯谦是被诬陷致死》一文，在鞍山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评选中，被评为 二 等奖。

特发此证。





张爱萍将军题词



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军委副秘书长、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上将题“方伯谦故居”匾，并为方家一门三代有方伯谦、方仲恒兄弟及侄方椿、方沅、方莹（少将）、方均、方檻，侄孙方振、方璇、方永年等十人投身海军（官阶将、校），特再题“海军世家”匾。

《再论方伯谦被杀是冤案》一文中的插图

范 序

范启龙

欣悉郑守正同志的史学论著《中日甲午海战史论集》即将付梓，十分高兴。他是我的老同学和老战友，特来信要我写篇小序，以我们的深厚情谊，自然义不容辞。

守正兄和方俦嫂都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我们在经历了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后，于1947年7月同时考取地处福州市乌石山的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史地科学习。当时报考师范院校的都是响当当的穷学生，为了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和追求个人的前途，便一同走进这所既简陋破旧，又设备简单的高等学府里来了。她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深造的机会，而且还能普遍享受公费待遇，有房住，有饭吃，又不要交学费。那时，正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转折时期，国民党当局为扩大内战，不顾人民的死活，什么金元券、银元券、关金券不断地出现，由于大量搜括，造成物价一日数涨，人们无法谋生。福建师专的师生们一再面临停炊危险。于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便及时组织领导进步同学起来斗争，一面发动本校艺术科师生和社会上的名书画家进行创作，进步同学们便以此进行书画活命义卖；一面还带队请愿要求省府田粮处长继续拨粮。同时扩大串连，争取更多的师生支持。1949年春终于集合百余名同学（包括部分教师和职工），冲出校园，走向社会。队伍经乌山路、南门兜、东街口，直至省府门前。我

们班上虽只有十几位同学，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共党员，其中有校党支书袁引年、学运领队林天柱。当时守正兄高声领呼口号，我则领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沿途散发传单、贴标语、漫画，震动了整个福州城，推动了进步学生运动。紧接着我们又组织曙光竞选团，获大多数同学支持而组成第15届校学生自治会，林天柱出任主席，我们都是骨干成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武装护校、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学习和传阅进步书刊、宣传党对新解放区的政策，创办农民夜校，收听和传播解放区的广播，动员驻校国民党军反正等等工作。8月17日清晨，我们终于热烈地抬着白开水迎来了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并日夜积极热情地参加欢庆福州解放的各项庆祝活动。师专学生在市军管会和市青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全市的各项大宣传和各种社会活动。

9月间，省军管会便派老党员胡允恭同志为军代表进校，开始按照党的政策接收和改造学校，他由军代表兼副校长到校长。1950年得到中央和华东教育部的批准，将师专升格为师院，胡改任院长。一年间学校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以这年毕业了。

守正兄和方俦嫂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奔赴钢都鞍山从事革命工作，扎根东北半个多世纪。由于他原本深爱历史专业，工作之余和离休以后仍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近代史上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论文，研究获得新见解，新成果。他“以史立论”论证清北洋海军是一支素质好、年轻、爱国、勇敢的近代化舰队；论证丁汝昌没有“遂以船降”；论证方伯谦之死是冤案。其论证得到很多史学工作者和海军人士的赞同。1991年9月在福州召开的“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他提交了论文，收入由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方伯谦问题研讨集》。1997年9月25日在福州朱紫坊隆重举行了由原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题写的“方伯谦故居”和“海军世家”揭匾典礼，及

王宜林同志新著《甲午海将方伯谦》一书（海潮出版社出版）的首发式，守正、方俦伉俪应邀出席。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仅由一、二次学术会议就得出结论和定论，必须经过史学界反复的研究和探讨。守正兄不受一般通论的束缚，勇于提出新的论证，从而激发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讨，确是件好事，他的钻研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范启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离休老教授）

春沃其华，秋繁其实

(代序)

金 铮

《中日甲午三大海战》、《方伯谦与丰岛海战》等专著，是 80 岁高龄的郑守正离休后十多年来悉心著述的。

前些天，我到郑守正老先生家里串门儿。他身穿中式夹衫，虽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嗓音洪亮，两眼炯炯有神。生于 1923 年的郑老曾就读于福建师专，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学生民主运动，残酷迫害进步学生。郑老时为学生自治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因此被宪兵队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由于解放较早，他才免遭灾难。

1949 年 8 月 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福州解放了。随之郑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同曾和自己一起学习战斗的夫人方俦女士一道来东北，参加祖国建设。分配来鞍山后，先在市政府从事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后调市行政干部学校教育科、教学研究室任职。当时，他自己编写教材并亲自授课，讲授《中国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五十年代后期，他被调入市政协，从事宣传、学习工作兼任文史编审。他在鞍山一直干到 1986 年离休。离休后，他便潜心研究中日甲午海战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写出了多篇关于海战方面的专著。

郑老早年学习历史专业，年轻时就萌发了研究海战史的念头。他参加工作后全身心地致力于公务，无暇于史学的探索，但始终不改初衷。离休后他曾先后去过古战场近港东沟、大孤山，威海、刘公岛和旅顺口等曾发生过海战的地方。每到一处他都要久久地凝望波涛汹涌的大海，凝思北洋海军将士以身殉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一次又一次激励自己研究甲午海战史的决心。经过十多年的刻苦攻关，成绩斐然。他已在京、津、豫、闽、辽等地出版的书刊上发表《丰岛海战失败的责任在李鸿章》等论文17篇。这些文章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及侵略本性，弘扬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保家卫国、抗击外侮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重塑了北洋海军的光辉形象，翻了历史错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与此同时，他也从研究中吸取了更多的历史智慧。

郑老关于海战的第一篇文章公开发表之后，就以其新的论证在史学界激起轩然大波，引来了百家“争鸣”，郑老只好参与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十多年，最终郑老的见解得到了史学界多数人的认可。

我就此问及郑老，您这么大年纪了，何以如此？郑老心平气和地回答：“就是为了把这段苦难悲壮的历史如实地告诉我们的子孙，让他们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落后要挨打，不团结也要挨打，振奋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至关重要！”

是的，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培养我们伟大事业接班人的基石。我想郑老之所以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十几年，其缘由就在于此啊！

郑老被北洋海军威武不屈的精神所感动。他离休以后不干别的，不想别的，一心扑在撰写甲午中日海战方面的专著上。15年间，他发表论文17篇，其中包括《中日甲午三大海战》、《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方伯谦是被诬陷致死》、《丁汝昌与威海卫防御

战》、《正确评价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表现》等。郑老的这些论文对海战史的研究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在“以史据立论”和严谨考证相结合的基础上，明战况、辨是非、清责任，分析误摘，从而完善了海战史的记述。分析总结了北洋海军失败的经验教训，为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歌颂了北洋海军官兵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民族气节，重塑了北洋海军黄海海战的光辉形象，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及其侵略本性，并为蒙冤的将领洗雪，还了历史本来的面目。郑老于1992年提出的方伯谦是被陷害致死一说，经过史学界的学术争论，深入研究，已为多数人所认可。

郑老的文章，见解新颖精辟，举证翔实，论证无懈可击。凡读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赞叹那流畅、精美的文笔。他的文章，就像他的谈话那样观点明确，条理分明，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仿佛有一股力量催人向前。读他的文章，像喝了醇香的美酒，令人热血沸腾；像漫步在静静流淌的小溪旁，悠然而又惬意。

郑老关于中日甲午海战的论著陆续发表之后，引起各方瞩目。《历史档案》、《日本研究》、《史学月刊》、《天津社会科学》、《严复与中国近代学术研讨会文集》及《鞍山政协报》等书报杂志几乎按稿照登，很少删改。辽宁省政协原主席林声就鞍山市政协编辑的《中日甲午陆战辽海战事纪》一书评价说：“经过鞍山市政协各位同志两年多的艰苦努力，这本颇有地方特色的《中日甲午陆战辽海战事纪》终于定稿出书了。读后，我觉得这是一本好书，是政协文史建设中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这部书中就有郑老四万字的《中日甲午三大海战》的文章！《历史档案》杂志社编辑部副主编方裕谨也就上述一书的出版发行给市政协来信说，“鞍山市政协办了一件大好事”。

郑老每天早晨出外散步，或去东山风景区爬山。平时就是看

书或写稿，难得一闲。有时家中来了客人，他会非常高兴地与之聊上大半天。他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对一些事物记得特别牢。

历史在前进，时序代新。抬望眼，祖国改革开放春意熙熙，龙兴华夏，燕舞阳春。郑老离休后十七年来，孜孜笔耕，著书立说，他把研史、做学问、做人统一于一身，千言万语赤子情，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其诚可嘉、可钦、可敬，实为我侪模范。欣逢郑老新著付梓，嘱我写序，我是晚学，实不敢当。奈何，郑老执意用我写于2001年，刊登于鞍山《钢都老年》第一期上的《春沃其华，秋繁其实》一文作序，从今春起时至今日推辞不掉，只好从命。现将原文略加修改转载于此作为代序。尽管如此，也只是就我之所见、所感，聊记于此。

2002年金秋修改
(作者：金铮离休老干部)

治史之路

(一)

我喜爱、钟情历史这门学科，执着于史学研究。

就读初、高中和小教期间，逢八年抗战，遭受日本侵华战争的苦难。在福建师范学校求学时，亲历、亲见、亲闻敌机狂轰滥炸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全城一片火海，断垣残壁，血肉横飞，尸首狼藉的惨景。因此，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侵略性、野蛮性、残暴性，恨之入骨。发誓攻读历史，揭示日本侵华史。

老师、组织领导、先辈们为我的做人、爱国、革命、求知打下基础。福建师范校长黄震是位爱国进步的专家学者。他教导我正直做人、勤奋求知，又指引我参加抗日宣传，救灾活动。进福建师范学院学历史，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老战友的指引走上革命道路。福州解放后，进校的军代表、院长胡允恭，是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史学家。他教导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支持我和方俦北上参加祖国建设。临别前夕，还特地叮咛毋忘历史专业。来鞍山后，老领导赵萼为我提供历史教学研究的种种好机会。

从事文史资料的编审、整理工作，有机会专题研究日本对鞍山资源、土地、铁矿的掠夺，伪满昭和制铁所的创建、发展以及日本压榨、奴役、迫害中国工人的种种罪行，写了一些文章，进入了研究日本侵华史领域。编审张氏东北海军史，搜集了民国初

年的闽、粤、东北、国民党海军，以及清北洋海军史料。对我国近代海军的产生、发展和海战产生了兴趣，获得了新知识。

1985年离休前夕，偕夫人方俦回福建探亲，路经南京、邵伯，在亲友寓所阅读某史学杂志的一篇署名文章，它将卅年代为方伯谦辩冤的方念祖，臆断为方伯谦之嫡孙。我愕然！到达故居后，动笔写了篇：《方念祖并非方伯谦之嫡孙》小文。这就是我由偶然进入必然研究中日甲午海战史。

此文本应为有关期刊所欢迎、所接纳。为纠正谬误，澄清是非，还历史以真实，理应全文照登，岂料原稿掷回，不予刊发。文风如此，我愕然！人生在世的所作所为，只要有益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有益于民族、国家，就是最大的欢乐，于愿足矣！文章不发，小事一桩。偶然读元王冕《白梅》：“冰雪林中铸此身，不同桃李混方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发乾坤万里春”。有启示。

我总认为学术研究只追求真理。这种学术的任务不是提供让人消费、享受的好东西，而是提供正己、正人、正天下的尺度或标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永远是学术的最高宗旨，也是学术的最高使命。史学研究亦是如此。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之于海战史研究有短处亦有长处。短处是非专业史者，功力浅，经验不足，缺少资料，缺乏海军和海战知识；没有史学界，海军界、学术期刊的指导、协作。

长处是爱书、爱读书，以书为友。沉醉书香潜入梦，该是书香世家的熏陶。步入老年，“读书有味身忘老”，读书使人渐入佳境，宠辱皆忘，心灵变得年轻。一本好书，如同一帖好药。人到老年多读书，少吃药，是一桩乐事。我这一生除了革命工作外，最爱的就是读书，一天不读书，就不能生活。即便下乡搞普选、落改、四清，也随身携带一摞摞书籍，见缝插针勤读。文革挨批

期间，熟读了四卷。而今从 1985 年起，多次南下北上，千辛万难搜集甲午海战史资料。分散在祖国各地、海内外的老战友、老同学、亲朋好友，群起协助。众人拾柴火焰高，各种资料包括三亲一手资料，清末以来海内外史家论著，文献图书、电稿函件，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最珍贵的是从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借阅从未传世的手写本卢毓英《甲午前后杂记》。从亲友处借来麦吉芬、泰莱等三亲一手资料。内容有肯定的，亦有否定。为我的研究创造条件。更有亲朋好友，万里涉洋来鞍，在榕城聚会共研讨，有函电频频相勉，有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均鼎力相助。老战友袁引年勉我：“青山处处埋忠骨”，在祖国东北多做贡献。老战友林天柱于清明节，驱车共赴福州郊外的中共地下党烈士陵园献花祭奠。墓碑上刻着 108 位烈士赫赫姓名，当知其名，识其人的郑天豹等烈士姓名映入我眼帘，当年乌山对敌斗争情景，历历在目，掀起无限激情，泪湿衣襟。老战友范启龙指点研究。我和方传应邀到达福州参加三项学术活动时，老同学、老战友们闻讯团聚欢宴；离榕北返前夕，校友年会又欢聚话别，我感激吟诗以报。

多年来，我以“发愤之所为作”精神，勤奋读书。就甲午海战每个战役的历史背境、起因、双方兵力、舰队阵势、战略战术、战况、官兵作战表现，胜败原因等问题，特别是百年来争论焦点、疑点，深入钻研、考证，写出读书笔记。

谨慎、认真的工作作风，坚强毅力、韧劲性格是我本质上的优势。凡确定的正确道路，一定勇往前进，做过河卒子，只向前不后退，达到目标。凡确定的正确之事，一定认真、勤奋去做、做好，决不半途而废，直至做成。大概此即“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吧！扬长弥短，加之夫人协助一臂之力，相得益彰。

封笔 6 年，专心致志读书研究，已是“物有本末，事有所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991年路经杭州时，在西湖畔，瞻仰了民族英雄岳飞雄伟坐像，鄙视那跪在地下，千古受人唾骂的卖国求荣的秦桧夫妇铜像，不禁想起了有位名人说：“恶人死后丑行昭著，义人善举则与忠骨同埋”。忠与奸、爱与恨、爱国与卖国，在心头翻滚，久久不能平静，偕夫人在“心昭天日”牌匾下拍了张相片，寄托心思。是年秋的一天赴山东荣成县成山头，参观了胡耀邦同志生前题写的“天尽头”石碑，笔锋刚劲有力，潇洒宛若其人，我留连徘徊，情有所思。考察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侵略军登陆滩头阵地，面对波涛大海，怒发冲冠。当年穷凶极恶的侵略军一个个扛枪炮、拿钢刀爬上岸来，杀人放火的一幕幕血腥惨景，宛若闪现在眼前。爱的歌颂，怒的谴责，拿起笔杆战斗吧！

翌日去刘公岛参观，趁便邀约甲午海战纪念馆的解说员苗美华、馆长戚俊杰二同志坦诚畅谈海战，我提出：纪念馆的蜡像、图片文字说明，解说词等多有违背历史之处；方伯谦不是逃兵，被杀是冤案。他们初次听到不同之声音，惊讶、兴趣、重视，表示研究纠正。挽留我多住些日子，进一步深谈。苗美华女士热诚陪导参观、解说、照相，送我上渡轮回威海。此次谈论海战，颇有成效。

回鞍后，写了《方伯谦是被诬陷致死》一文。适接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福建师大历史系、福建省市历史学会等8个团体联合举办的“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请柬，因病不能赴会，即将此文寄去。主办单位请福建师大名教授范启龙老同学、老战友代为宣读，并全文印发。其观点得到与会者共识。研讨会确立的对方伯谦问题的观点与此文相吻合。

之后，又写出《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是被诬陷致死》一文。1992年6月上旬寄北京《历史档案》社，该刊执行编辑方裕谨先生接收后，很重视，立即于中旬具名亲笔复函：“大作经研究决定采用。请勿他投，待发”。人民日报理论学术版于1993